

A magnifying glass with a black handle and a silver rim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. A black pen lies horizontally to the left of the magnifying glass.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, light-colored surface.

事关肚子



“再来一次！”彼得目瞪口呆地看着鲍勃。

“现在轮到你了，小子！”

“这真是不可思议！”彼得吃惊地看着玛蒂尔达婶婶、蒂图斯叔叔和尤斯，他们也是一脸惊讶的样子。

“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”玛蒂尔达婶婶说。

“来吧，再来一次！”彼得向鲍勃提出要求。

鲍勃哈哈一笑，闭上嘴，脑袋微微转向一边，发出声音：

“下一个球是你的！”

“简直是疯了！怎么……怎么……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？怎么学会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彼得停了一会儿，然后严肃地说道，“高举双手！”



“听起来，你好像得了某种消化道疾病。”蒂图斯叔叔笑着说，可惜这会儿没人听他说话。

“高举双手！”彼得急切地重复，不过听起来总像是有人用东西堵住了他的嘴。

“我报名参加了杂技演出选修课。”鲍勃解释道，“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习一个可以真正登台表演的杂技节目。一开始我想学抛接杂耍，接着想学魔术，可是每次都有人捷足先登，抢了我要学的节目，最后我想起了约翰尼·博伊，他的别名叫胡戈·阿斯莫迪。”

“他就是唱歌蛇案子里会说腹语的那个人。”尤斯想起了他们以前办理的一个案子。

“这么长时间，你保密工作倒是做得很好啊，一丝口风也没露出来。”彼得忍不住抱怨起来。

“好吧，我确实瞒了你们很久。不过。在我告诉你们之前，我想先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学会腹语。”

“听上去棒极了！”蒂图斯叔叔赞叹不已，“你的表演非常专业，甚至连嗓音听上去都低沉了许多，而且更吓人，就像是别人在说话。”

“不过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还是可以发现你的嘴唇在动。”尤斯说。

“我毕竟才学了几星期而已。”鲍勃不服气地反驳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登台表演？”玛蒂尔达婶婶问。

“嗯，差不多在感恩节之后吧，我已经学到头昏脑涨了。”

“完全没必要这样，”玛蒂尔达婶婶回复说，“你已经做得很棒了。”

“我们的鲍勃也能说腹语了啊！”彼得摇摇头，重新把叉子放入土豆沙拉里。

尤斯把玻璃杯放到桌上说：“其实腹语这个词，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发音方式的生理结构和物理原理，因为使用这一方式说话的人并没有用肚子发音，只是所谓的颌音和唇音的区别而已。”

彼得含含糊糊地说了些话。尤斯向他扫了一眼，继续说：“字母表中无法用唇音发出的字母，就需要用到颌音，例如元音，或者L和S。”

彼得继续含糊地用腹语说话，尤斯再次看着他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“与颌音相反，唇音发音要复杂得多。”

彼得第三次艰难地说出一句话，他急切地看着其他人，恳求般地举起双手，现在可以模模糊糊地听出来“尤斯”和“捆住”这两个词。

“你说什么，彼得？你到底要什么？”尤斯恼怒地吼叫。

“鲍勃，”彼得显然失望了，他对自己的朋友说，“怎么用腹语说出‘在我们的脑袋被吵得炸开之前，让我们捆住尤斯，并堵上他的嘴’？”

除了尤斯，桌子边的每个人都哈哈大笑，他特别受不了说话时被别人打断。

玛蒂尔达婶婶微笑着安抚他。

然而，彼得并没有放过他，接着说：“你知道当你出生时，医生对你妈妈说了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恭喜你，乔纳斯夫人，您刚刚将一本四千克重的百科全书带到这个世界！”

所有人再次哄堂大笑。过了一会儿，尤斯也笑了起来：“哦，哦，我算是明白了。”

蒂图斯叔叔拍拍他的肩膀，鼓励道：“有时候，我们的确需要开开玩笑，不是吗？开过玩笑之后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。”

“蒂图斯！”玛蒂尔达婶婶怒视自己的丈夫，“你到底要怎样？这个孩子又不是一时脑子发热。他非常聪明，而且知书达理。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。”

“亲爱的，那样其实不是很好。”蒂图斯叔叔嘟嘟囔囔地说，

拿起酒杯喝了一口。

“好吧！”玛蒂尔达婶婶举起夹子，看着桌子问，“谁还要？”

彼得摇了摇头：“我吃饱了，真的，多谢！”

鲍勃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：“一如既往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乔纳斯夫人！不过，我实在是吃不下了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，我还想要一根小热狗……”

“不，尤斯，”玛蒂尔达婶婶打断侄子的话，“不行，你已经吃了四根了。”

尤斯嘟囔着，再次放下了盘子。他当然知道，婶婶言之有理。如果他真的希望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重量，必须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。现在肚子里已经装了四根热狗，真的不能再吃了。

几分钟之后，彼得和鲍勃与乔纳斯一家道别。屋外明显变冷，最后一丝余晖在西边天空中渐渐暗下去。

“你们两个回家一路顺利！”玛蒂尔达婶婶向两个男孩喊道，接着关上了大门。

“我很快就上床睡觉了，”尤斯站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窗边，向楼下打招呼，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，小伙子，祝你好梦！”

尤斯洗漱完毕，换上睡衣，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——不久之前，他买了好几本计算机方面的杂志，一直在关注该领域。当他的上下眼皮不断打架时，他把杂志放到一边，关掉了床头灯。

当尤斯沉沉入睡时，三个问号总部各种稀奇古怪的场景不断在他的梦中闪现。计算机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机器人脸，发出指令；沙发椅纵横排列，与许多椅子共同组成一座金字塔；冰箱上闪烁着莫尔斯电码，冰箱门不停地开关；书架上的书根据计算机指令按照尺寸大小自动排序，书架的木板上一派繁忙的景象；电话按钮不断重复发出某个确定旋律；传真机嗡嗡地轻声运转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玛蒂尔达婶婶出现在总部。她打开一盏小灯，手里拿着一本又大又厚的百科全书，紧闭着嘴巴，但却在说话。尤斯听到她在喊自己的名字。

“尤斯！”

彼得出现在她的身边，祝贺她的腹语表演惟妙惟肖。

“尤斯！”她晃动着手里的百科全书。

“快起来，孩子！”

“啊，怎么了？”尤斯猛地大叫。

玛蒂尔达婶婶站在床头灯的光晕中，弯下腰抓住他的肩膀，她的双眼充满了恐惧。

“尤斯！屋外有人！”

“什么？在哪里？谁？”尤斯迷迷糊糊地眨着双眼。

“在外面！有人闯入了废品场！你叔叔已经打电话报警了。”

尤斯跳下床，急切地问：“你们在哪里看到了他？”

“我们没有看到闯入者，只是听到了。你叔叔吃得太多了，睡不着出去抽烟斗，然后他听到有动静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尤斯迅速地穿好了衣服。

“你叔叔觉得，那家伙在废品场里。”

“蒂图斯叔叔一个人出去了吗？”尤斯飞快地向门口跑去。

“不，他在楼下等你。”

尤斯快步冲下了楼梯。他叔叔正站在屋子大门的后面，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废品场张望。

“过来，快，尤斯，也许我们能抓住那家伙。”蒂图斯叔叔把一根炉子通条塞到尤斯手中，他自己拿着一根棒球棍作为防身武器。

“最好还是等警察来了再说吧。”玛蒂尔达婶婶小声地嘟囔。

“等到那时候，那家伙早就逃之夭夭了！”蒂图斯叔叔冲进了夜色中，尤斯紧跟在他身后。

他们环顾四周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他们仔细倾听，此时整个废品场一片寂静。

“你确定看到了吗？”尤斯轻声地问。

“当然！那里有声音，非常轻微，好像有人用布蒙着嘴在说话。”

“布？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没听清楚，不过我确定外面有人！”

“警察来了。”尤斯朝废品场的另一边点了点头。他透过高高的木栅栏，看到了警车上闪烁的灯光。

就在这时，废品场里发出了哐当声。几秒钟之后，一道身影飞快地穿过院子。

“在那里！”

“站住！别动！”尤斯大叫着冲过去。

“站住！”蒂图斯叔叔紧跟着他。

那个身影朝他们望了一眼，猛地转过身去。这时，他也看到了警车的灯光。于是，他加快步伐，几步就敏捷地越过大门，冲到了大街上。

“我跟着他！你去告诉警察他的逃跑方向！”尤斯迅速地朝大门跑去。

“好的，你自己小心！”

尤斯重重地点头，随后爬过大门，跟了上去。

A magnifying glass with a black handle and a silver rim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. A black pen lies diagonally in the middle left.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, light-colored surface with some faint, irregular lines.

搜寻踪迹



“然

后呢？”彼得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。
“彼得，现在你可以正常讲话了吧？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！”尤斯抱怨道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！好吧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”

尤斯耸了耸肩说：“我看到他飞快地拐过街角。可是，当我跑到那里时，他却不见了，好像一下子从地上消失了。”

“那警察呢？他们做了什么？”鲍勃问。

“他们过了好一会儿才开车过来，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。”

“真的只有一个人？”

“是的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因为你的叔叔听到了那个人好像在和别人交谈。”

“不，他只是听到了有人说话。”

“一个闯入者，自言自语，与此同时还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他的嘴上还蒙着一块布？”

尤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不过，我的确只看到了一个人。”

“你看出了他的某些特征吗？”彼得很想知道。

“根据他的动作，我可以确定他是男性。他相当高大，强壮有力，运动型身材。他在全速奔跑中轻而易举地越过了我们的大门。”

“这并不难办到。”彼得说。

尤斯好好地回忆了一下他昨晚是如何手脚并用，吃力地爬过大门的。接着，他不情愿地承认：“好吧，你行。”

彼得幸灾乐祸地笑了。

鲍勃看了总部一圈，问：“你真的肯定那个家伙来过这里？他真的闯入了我们的总部？”

尤斯点了点头：“我没法告诉你们为什么，不过我能感觉到他来过，或者说我闻到了他的味道。这里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。一定有人来过这里。”

彼得扫视了一圈，说：“我觉得，这里看上去还是那么乱

七八糟，和昨天一模一样。我的薯片袋还在垃圾桶边上呢！”

“闯入者根本没时间帮你收拾垃圾，彼得。”

“说不定，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哟。”

鲍勃叹了一口气，接着他再次转向尤斯：“是不是什么东西也没少，而且什么东西也没坏呢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是很粗略地查看了表面的情况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蒂图斯叔叔非得让我先陪他去检查废品场。”

“那里是不是也一切正常？”

“是的，看上去一切正常。”尤斯滑坐到自己的“老板椅”上——他很喜欢这样称呼写字台前的座椅。他坐直了，接着说：“好吧，伙计们，我建议，我们根据优先次序系统地展开工作。我们的总部最重要，我们先在此搜寻痕迹和线索，然后穿过波浪铁皮地道去寒门和废品场，紧接着查看通往大门的道路，最后我们沿着闯入者跑出废品场后的逃跑路线再搜寻一遍。”

鲍勃若有所思地问：“这个闯入者竟然知道我们的总部，你们不觉得这点尤其不同寻常吗？他是通过寒门进来的吗？”

尤斯挑了挑眉毛，回答道：“恐怕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我们的总部。至于入口，如果有人的确在关注着我们的总部，那只要他仔细观察，最终总能发现一个或者多个入口。比如，我们

使用寒门时，并没有每次一转身就把它关上。”

鲍勃慢慢地点了点头：“你说的确实有道理。”

“现在我们要查找什么？”彼得问。

“查找一切线索，”尤斯回答，“头发、残留的织物纤维、足迹……所有可能的线索。如果我们确定这个闯入者曾经碰过什么东西的话，也许还能找到他的指纹。”

彼得怀疑地看着一片狼藉的房车，说：“好吧，祝大家找得愉快！”

“三个问号”划分了各自在总部的搜寻区域：鲍勃仔细检查暗房和实验室，彼得负责检查书架和柜子，尤斯则重点检查写字台和文件架。多年的侦查经验让他们学到了许多。他们清楚地知道，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必须注意什么重要线索，而且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在总部开展如此仔细的搜查工作。不久之前，他们刚在整个总部找了一遍臭虫，因此，对总部的整体情况了然于胸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出现了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有人在窥探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看到了什么。

“有发现吗，鲍勃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尤斯向后方喊道。

“没有，这里一切正常，什么也没少，什么也没损坏，我没有看到任何痕迹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”

“彼得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不过，我在书架的后面找到了一份旧情书，是你写给布里塔妮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尤斯惊讶地转过身，“快把它给我！”尤斯非常不愿意回忆起自己和布里塔妮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时光。

彼得咯咯地笑了起来。“只是开玩笑啦！不过，”他突然愣住了，“你竟然没有否认有这样的信件存在，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注意哟！你是不是应该向我们交代一些事情啊？”

“胡说！我从没写过信给布里塔妮，我只是一下子蒙了，因为那……”尤斯突然闭上了嘴巴，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写字台座椅边上的地面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彼得皱起了眉头。

尤斯弯下腰，捡起了一样东西：“这个非常有趣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鲍勃从暗房里探出头来问。

“一根头发，一根大约十厘米长的、火红色的头发。”

“哇！”彼得激动地走向自己的朋友，鲍勃也迅速地回到了房间的前面。

尤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透明袋，将这根头发装了进去。“我们认识的人里面，谁有这样的火红头发？好好地想一想。毕竟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把这根头发带到了这儿。”

彼得摇了摇头：“我记得，我最近一次看到火红头发的人，应该是足球案里的那个家伙。不过，他的头发要长得多。”

“我也不认识有这样头发的人。”鲍勃说。

尤斯点了点头：“我也一样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注意观察。”他转向了写字台，继续说，“也就是说，这个闯入者在这个区域停留过。”他晃了晃写字台，“你们仔细地看一看这里。”

尤斯向后靠，捏着下巴，重新仔细观察他面前的情况。这一次，他更加聚精会神。闯入者一定想要得到什么东西。尤斯也更加肯定，这个闯入者一定会留下痕迹和线索。但凡有人来过，就必然会留痕迹。现在，他们只需要充足的时间，仔细地观察和搜寻。

写字台，文具，右边的文件架，电话，传真机，电脑，写字台上的小书架、键盘、鼠标——尤斯突然停了下来。那里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！他的目光再次扫回去，键盘、鼠标……没错，是键盘！他快速地上前。

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彼得问。

“键盘！昨晚我最后一次看见它的时候，它应该在那个位置——我一直尽量把它向后放，这样打字才更舒服。”

“而现在它……”